

古文辭類纂

第一函  
第六冊

奏議類上編六

又

韓愈

古文辭類纂

卷十六

奏議類上編六

古文辭類纂

卷十六

韓退之禘祫議

○

○

○

○

○

○

○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

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于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

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朱子云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麤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退之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  
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  
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  
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  
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  
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  
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  
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  
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

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年。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

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彎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



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

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劔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

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  
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  
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  
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  
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  
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秦  
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閔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  
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  
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  
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  
蠹居碁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于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  
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已來

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闕機闔闕，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

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  
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  
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  
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  
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  
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  
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  
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  
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  
之胷，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

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

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

前議從事謹議

海峯先生云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古文辭類纂十六終

奏議類上編七

古文辭類纂十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



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同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

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畱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

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同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

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曷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

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裔，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高焉者也。真宗

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藩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閒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眾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眾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

人感動歆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  
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  
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施議爲而天下傳頌  
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  
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  
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  
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  
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  
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  
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  
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  
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

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  
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  
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  
過縱之誅重誤人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  
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  
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  
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  
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  
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  
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  
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  
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



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贏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裓服而戲豫，東南之夸，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覺鷺

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免冑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大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

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閔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奏議類上編八

古文辭類纂十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

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

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

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信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

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

一作使

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

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

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

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

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

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

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

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

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

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

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

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



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爾按此處有抵熾相傾習氣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

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

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

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

竟字彙宋諱改景

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

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

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

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

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

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

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

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

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

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

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

擢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竝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

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尉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宥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

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  
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  
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  
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  
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  
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  
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  
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  
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  
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  
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  
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

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

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  
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  
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  
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  
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  
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  
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  
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  
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  
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  
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  
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



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

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

暴亡者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

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

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此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弃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

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徼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閒一事聾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

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  
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  
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  
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  
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  
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  
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  
外輕而內重內重之蔽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蔽必有大國  
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蔽國家租賦總於計  
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  
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  
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



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  
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  
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  
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  
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  
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  
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  
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  
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  
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  
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  
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眾心未安

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

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  
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  
一有小人居其閒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  
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  
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  
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  
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  
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  
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  
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  
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

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天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

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茅順甫云指陳

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海峯先生云雖自宣公秦議來而筆力雄偉擘詞高明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古文辭類卷十八終

奏議類上編九

古文辭類纂十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

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

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



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

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輒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

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

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晉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進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余嘗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旣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

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已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高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于元豐四年又載帝述呂公著趙鼎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温公所彈舉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實也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按公黃州上文潞公書則此奏具稿而未及上也

。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鬪恥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

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  
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  
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  
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  
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  
其上聚櫺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  
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  
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  
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  
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  
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

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

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贅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



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  
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  
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  
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  
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  
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  
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  
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  
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  
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  
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  
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

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畧其小故

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

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鰈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閒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

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嘉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茅順甫曰：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

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秣，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

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



而郊。縣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于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无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并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

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

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

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  
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  
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  
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  
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  
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  
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  
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  
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  
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  
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  
一郊已爲疎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

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

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闕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享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

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  
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  
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  
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  
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  
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  
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  
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奏議類上編十

古文辭類纂二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

。

。

。

。

。

。

。

。

。

。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  
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  
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  
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  
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  
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  
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  
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  
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諛諛然常恐天  
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



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

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

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

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戕戕，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

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

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

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其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

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



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  
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  
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  
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  
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  
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  
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  
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  
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  
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  
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  
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

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  
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  
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  
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  
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  
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  
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  
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  
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  
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  
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  
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

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閒，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

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

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貴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取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

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紕。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

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

自陛下躬行至弛其本與後段法嚴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兩段當前後互易荆公集見一南宋雕本極多舛錯世亦無佳本正之蓋世之識者一段補饒財之餘意陛下躬行一段補約以禮裁以刑之餘意均當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結句之後而爲刊本舛誤遂無覺其文勢之不順者至然而世之識者上仍有脫字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

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下有脫文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

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

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

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

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

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

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

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

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反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治庸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



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殿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平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

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

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閒，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

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

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

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

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  
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  
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  
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  
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  
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  
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  
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  
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  
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  
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  
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

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  
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  
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  
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  
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  
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  
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  
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  
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  
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  
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  
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



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

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勅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

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字脫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禪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

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  
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  
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  
冒昧而麤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  
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  
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  
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  
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  
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  
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  
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  
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

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譏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

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閒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閒，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

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  
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  
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  
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  
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  
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  
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  
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  
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  
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  
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  
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



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

必窺閒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下之補也取進止

五介有進戒疏

養氣未死其

限豈非百應之

而自無以悲也

之林於樹可後

天之大坐舉人

之志且日善無

而更歸心無尚

本存善言誠後

古文辭類纂

卷二十終具至欲欲滿出景報若外舉則下德計以來